闽南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研究*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Fujian

叶茂乐　王量量　苏永超　YE Maole　WANG Liangliang　SU Yongchao

摘要

乡土建筑蕴含着地域性特色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随着城镇化加速，大量闽南乡土建筑保护面临压力。分析闽南乡土建筑及其分布特征，归纳其持续锐减的原因，以全面普查、制定标准、多元参与、强化培育、活态保护为抓手，提出闽南乡土建筑保护和活化策略，以期为其他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土振兴；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

Abstract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contain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has hig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prote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vernacular buildings in southern Fujian is facing pres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southern Fujian are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its continuous sharp decline are summarized,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Fujian are proposed through comprehensive survey, standard formulation, multiple participation, strengthening cultivation and living prote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other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2021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闽南乡村闲置空间活化利用研究（FJ2021B194）

叶茂乐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

王量量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学院副教授

苏永超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

0　引言

乡土建筑既是我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又是我国乡村文化、经济、礼制等物化记忆[1]。随着城镇化建设高质量推进，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乡土建筑获得有效保护与活化，但在我国乡村中，大量乡土建筑面临损毁和破坏性开发等严峻问题。随着学者研究和实践的推动、社会组织的倡议，乡土建筑保护正逐步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关注和重视[2]。闽南乡土建筑独具地域特色，在福建地区乡土建筑中独树一帜，近年来其保护与活化热度不断升高。

1　闽南乡土建筑概况及其分布特征

1.1　概况

闽南地处福建南部，一般指厦门、漳州、泉州三地。因海岸、河流、山川独特的地理环境，闽南乡土建筑呼应气候、人文和地理等要素，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格。闽南传统村落选址有效利用山、水和田地等关联因素，形成山地聚落和依山傍水聚落。聚落空间形成以祠堂或街市为中心、以宗教庙宇为纽带等布局形式[3]。

闽南地区建筑材料以红砖、石头、生土为主，受在地文化影响，提炼砖、石、土材料的特性并总结系统性的建造技艺，形成我国乡土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红砖文化”“石头文化”“生土文化”，其中“出砖入石”尤为典型。此外，泥土、木材、岩石等自然材料为闽南乡土建筑的营造提供天然的建材库。石头雕刻的柜台脚、生动的透雕壁饰、精美的木雕吊桶、丰富的红砖雕刻、制作精细的水车堵及灵动的山尖悬鱼饰无不凸显地域特色。

1.2　分布特征

闽南乡土建筑以聚落的方式分布于闽南地区传统街区和传统村落中，利用ArcGIS软件计算闽南区域乡土建筑分布的最邻近指数，得到平均观测距离为6512.342m，预期平均距离为7789.645m，最邻近指数R为0.836，呈不显著的凝聚状态。

采用变异系数法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得出闽南乡土建筑泰森多边形面积平均值为271.623km^2，标准差为224.796km^2，变异系数CV为标准差与多边形面积平均值的比值，结果显示泰森多边形面积变化较大，点状要素呈集群分布。

2　闽南乡土建筑现存问题

通过对闽南地区厦门、漳州、泉州30余个闽南乡土民居聚集点进行调研和考察，采取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共发放调研问卷1300份，收回问卷1178份，其中有效问卷1034份。通过对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闽南乡土建筑现状问题包括乡村人口空心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监管力度不足、保护修缮资金不足等（见图1～3）。

2.1　乡村人口空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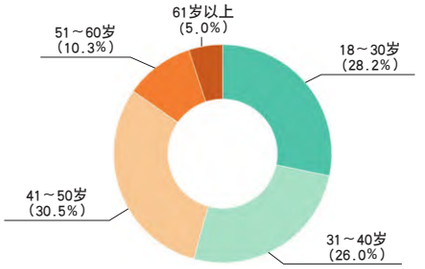
随着闽南地区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乡村人口涌向厦漳泉都市圈，诸多乡村人口持续递减，出现人口空心化等问题。乡村古厝在无人居住和使用的情况下加速破损和倒塌，部分华侨村庄因户主长期定居海外，出现大量房屋闲置、废弃、坍塌等问题。

2.2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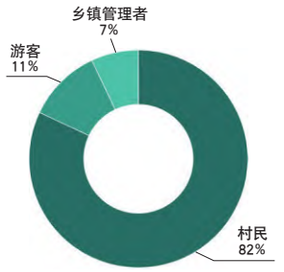
乡村古厝是闽南地区宗族文化的精神内核，由于交通、电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古厝民居生活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大部分传统民居不具备配置空调和现代化厨浴设施的条件，存在结构配置隐患。年轻一代闽南人习惯在城市生活，难以适应乡村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愿再回到乡村居住。

2.3　建设监管力度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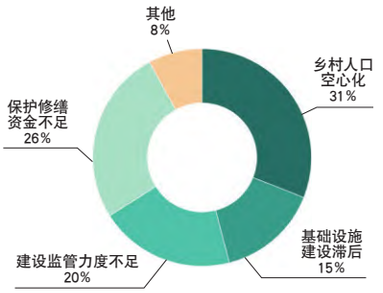
乡土建筑保护是周期长、技术难、涉面泛的综合性管理工作。由于初期缺少对乡土建筑保护的知识传播和有效监管，缺乏正确的观念引导，使得闽南乡土建筑保护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出现大量“破坏性建设”问题。村民对乡土建筑进行无序改建、拆建、搭建、新建等，乡土建筑风貌遭到破坏[4]。



1



2



3

1　年龄构成（图片来源：张璇）
2　人员类型（图片来源：张璇）
3　现存问题（图片来源：张璇）

2.4　保护修缮资金不足

近年来，政府持续关注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保护，每年下拨保护修缮资金至地方村落，但因资金有限，保护面较窄。闽南乡土建筑因年代久远必须定期进行修缮和养护，修缮费用较高，仅依靠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条件较好的族群和乡贤主动出资修缮祖厝，多数家庭无力筹资修缮老宅，只能眼看建筑破损、毁坏[5]。

3　闽南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策略

3.1　全面普查，科学指导

地方政府要重视乡土建筑保护，以市为单位专门成立“古厝保护提升工作”小组，由市领导担任组长，构建完整的人员管理框架体系。邀请专业机构对区域内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进行普查摸底，通过挨家挨户走访的方式与每位产权人进行信息确认和修缮意愿登记，采用测绘、拍摄等方式进行原真性记录，形成“一宅一档案”的存档方式。以信息摸查方式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乡土建筑，每年划拨专项资金对其进行技术性保护。同时编制乡土建筑保护利用的科普性读物，通过基层干部发放至每位村民手中，提高村民的乡土建筑保护意识，鼓励其自主修缮老宅[6]。

3.2　制定标准，规范修缮

针对乡土建筑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文化和旅游部均制定和颁发相关保护法规，但无法针对各地区给出更加明确和详细的导则，因此地方政府需督促相关部门推动并落实导则制定。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印发《泉州市传统建筑修建技术导则》，并启动《泉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试行）》《闽南地区骑楼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技术标准》等起草工作。在导则和标准制定中，要明确对建筑风貌的完整保护和留存，以发展的观念推动乡土建筑修缮、改造与活化利用，采用闽南乡土建筑营造技艺，同时满足产权人生活、工作等需求[7]。

3.3　多元参与，多方筹资

通过传播和推广古厝保护的价值，发起“拯救古厝行动”，联合地方政府、社会第三方和公众等多方力量，建立修缮资金筹集和有效补偿机制，破解乡土建筑修缮筹资难和执行难的问题，探索闽南地区乡土建筑保护利用的有效路径。地方政府可依托国有企业进行文旅项目建设和运营，如厦门经济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大帽山境”项目，对村落原有老宅古厝进行修缮改造，打造为集民宿居住、休闲农业、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文旅项目，既能保护乡土建筑，又能引入新兴业态助力乡村文旅发展。引入社会第三方团体力量如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项目执行，通过产权人申报，基金会和政府按流程审核，并根据政策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建筑进行不同比例补贴，部分由产权人自筹，极大提升产权人对古厝修缮的积极性，有效调动多方力量助力乡土建筑保护。

3.4　强化培育，发展队伍

在闽南乡土建筑的建造和修缮中，匠人队伍的培育尤其重要。乡土建筑营造技艺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闽南各地均有各自擅长的工种，惠安石雕、厦门漆线雕和漳州剪瓷雕通过不同工艺彰显建造技艺。近年来，区域内高校如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师生致力于记录和传播闽南乡土建筑营造技艺，使传统技艺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推广，同时记录部分“冷门绝技”，确保其一但失传后能依托文献进行恢复。2020年晋江市首批“乡村工匠”开始申报，旨在挖掘和培育传承乡土技艺、弘扬乡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技术力量，评定泥水匠、木匠和园林绿化工作者3个专业“乡村工匠”。“乡村工匠”的认定为乡村匠人们提供职业身份的确认，同时鼓励其传承工匠技艺，为工匠队伍的培育提供政策引导。相关部门和协会应常态化组织开展传统古建工匠培训班，鼓励非遗传承人和知名匠人探索“工作室+工匠+学徒”的传帮带队伍培养模式，加大对地方工匠的培育力度，采取集中培训、按工种分类培训等方式，开展技艺实操大赛和技能展示活动，打造满足乡土建筑保护需求的地方性匠人队伍。

3.5　活态保护，激发活力

乡土建筑保护既要考虑其文化价值，又要激发其经济价值，达到活态保护的目标。依托闽南地区乡村实际情况，探索出两种模式。

1）鼓励产权人主动发起，引入外部资本形成多主体合作方式，鼓励村民自发进行古厝修缮，根据自身特色技能，筹资进行建筑修缮和活化。该模式既能保证村民不离宅，又使村民运用自身技能融入乡村文旅发展，从中受益并达到“共富”目的。

2）政府牵头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引入行业知名文旅企业进行建设和运营，最大程度地保证传统村落风貌完整性，并让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和运营，激发乡村旅游发展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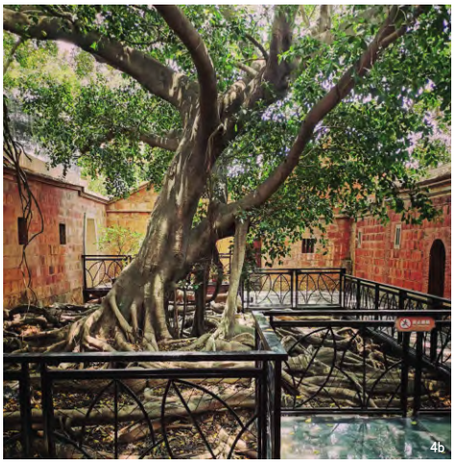
4　闽南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模式

以闽南地区泉州晋江市梧林古村、漳州市南靖县塔下村青普文化行馆、晋江龙湖镇福林村书投楼为例，探索闽南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模式（见图4～6）。

4.1　政府统筹主导模式

近年来，晋江市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聘请各领域专家进行研究和指导，设立梧林古村保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晋江市政府牵头，由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青普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打造，采用“国企投资建设并持有产权，组建运营公司和业态投资公司，委托运营并自营核心资源”的经营运作模式。委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片区整体规划，根据传统村落保护要求，将梧林古村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空间整治方案和改造措施，从整体层面进行布局，确保乡村可持续发展。通过系统规划和整体

4a


4b

4

5

6

4　泉州晋江市梧林古村（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a　枪楼
4b　古榕
5　漳州市南靖县塔下村青普文化行馆（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6　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书投楼（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改造形成独具闽南特色的传统村落，运营单位通过充分调研，挖掘特色在地节庆民俗活动，通过举办活动提高社会关注度。在此基础上吸引文化创意、休闲娱乐、高品质民宿等新兴文旅企业入驻，助力旅游业发展，集聚流量，形成辐射效应，为附近乡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

4.2　社会资本介入模式

塔下村是漳州市南靖县土楼主题旅游板块的重要旅游区，距著名的“四菜一汤”景点仅30min车程，是福建土楼聚落和文化展示的重要门户，是中国景观村落、中国传统村落和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依托交通和文化资源优势，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塔下村开展旅游业态的投资和建设，对原有传统民居加以修缮，将其建设为住宿、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场所，有效助力塔下村发展新兴旅游业态。2014年，北京青普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师前往塔下村考察，通过驻地调研和访谈，最终选中5处围合式乡土建筑群，其内小溪贯穿而过，是山村人居的理想空间。通过对主体建筑进行改造设计，根据功能和安全要求，适当加固结构并丰富空间材质，达到传统风貌和山居生活兼顾的体验效果[8]。因其对乡土建筑的有效保护与活化，定期举办活动，融入民俗、美食等文化体验项目，许多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旺季需提前3个月预约，该项目成为福建地区乡土建筑改造和运营的标杆。

4.3　村民自发参与模式

福林村位于晋江市龙湖镇西部，是晋江市著名侨村。村落现存大量红砖古厝桥楼，建筑风貌完整。弘一法师曾在福林村驻锡数月，为村落留下许多文化记忆。福林村拥有近万民海外华侨，村内大量闲置古厝为华侨所有。除历史建筑外，村内无产业，故无村财收入，也未获得足够的专项修缮资金，乡土建筑修缮举步维艰。村两委通过动员华侨力量筹资修缮古厝，书投楼户主快速响应村两委的倡议，自筹经费对祖宅进行修缮，邀请厦门大学专家主导修缮，并委托专业古建修缮公司进行施工，同时派族人驻场配合。设计师采用修旧如旧的改造方式，最大化保留原有古厝的结构、装饰和纹样，通过空间复原的方式，为海外华侨保留更多记忆载体。项目建成后收获诸多奖项，并受到周边村民、政府和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成为区域内村民自发参与乡土建筑保护的学习样本。

5　结语

当前闽南乡土建筑的保护力度不足，多为政府主导型的样板塑造，缺少对村民主体意识的激发。只有提升村民对乡土建筑价值的认同与自信，才能推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振兴及其产业发展。乡土建筑为村民认同的关键因素是其能发挥经济价值，实现经济效益和建筑技艺营造的深度融合，打造乡土建筑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乡土建筑保护与活化带来的红利，有效激发村民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对乡土建筑保护的价值认知和判断，进而形成完整的乡土建筑保护态度和观念认同，树立在地的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豪感[9]。对乡土建筑的保护并非仅停留在修缮屋面，更重要的是对其活化利用，既能确保历史记忆的延续，又能为实际需求所用，进而促进乡村文化传播、旅游业态丰富等。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 . 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 [J]. 建筑史学刊，2023，4（2）：4-6.
[2] 李叶，罗德胤 . 罗德胤：设计连接传统和现代，重塑古村文化形象 [J]. 设计，2023，36（12）：162-65.
[3] 蔡雁 . 泉州岵山镇传统建筑的保护研究 [D]. 厦门：厦门大学，2014.
[4] 李华东，程馨蕊，段德罡，等 . 笔谈：遗产活态保护传承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J]. 中国文化遗产，2023（5）：4-31.
[5] 赵之枫，韩刘伟，米文悦 . 从传统村落到乡村遗产：内涵、特征与价值 [J]. 城市发展研究，2023，30（1）：47-56.
[6] 但文红，彭思涛 . 基于乡村遗产活化利用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思考 [J]. 中国名城，2020（4）：16-20.
[7] 富伟，严亚磊，宗小睿 . 松阳乡土建筑保护与利用 [J]. 城乡建设，2021（14）：33-35.
[8] 华黎 . 青普文化行馆 · 南靖土楼，南靖，福建，中国 [J]. 世界建筑，2021（8）：58-63，126.
[9] 彭长歆，孙婧 . 乡村建筑遗产的保育与活化——广东地区的实践与探索 [J]. 新建筑，2023（2）：11-17.